

打油诗里的智慧

□ 项伟

打油诗因其浅显易懂、风趣逗乐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有些经典的打油诗,至今读来,仍有极好的启迪与教育意义。

俗话说“人比人,气死人”,古今皆是如此。唐初诗人王梵志曾结合自己的经历,写了一首以“比”为主题的打油诗:“他人骑大马,我独跨驴子。回顾担柴汉,心下较些子。”大意是,看到别人骑着高头大马,自己却骑着头瘦毛驴,心里头颇有些不甘,但回头看到担柴汉挑着重担在吭哧吭哧地赶路时,心态就平衡多了。小诗语言直白、朴素,画面感却十足,意在劝诫世人,心态须放平,知足,方能常乐。

有一首和“忍让”有关的打油诗是这么写的: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。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背

后藏着一个关于“六尺巷”的真实故事:相传清朝大学士张英的家人和邻居吴家因为宅基地的事闹矛盾。张家人写信给张英,想让他出面摆平。张英回信一封,就附了上面这首诗。其家人收信后,按他的意思,拆了自家的院墙,让出了三尺。吴家人看到后,深为感动,也照样让出三尺,于是两家院墙之间,就形成了一道巷子,也就是后来著名的“六尺巷”。张英的这首打油诗,不仅体现了古人忍让的美德,更包含了“吃亏是福”“以退为进”等人生智慧。

打油诗难登大雅之堂,但一些寓意深刻的打油诗,却比很多正统的唐诗宋词流传、影响更广。比如一首强调“修心”的诗至今仍广为传唱: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,若无闲

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此诗相传为宋代慧开禅师所作,类似打油诗的风格,蕴藏了“平常心是道”的大智慧。

给人提建议,或点评他人的劳动成果,也是一门学问。在这方面,大文学家欧阳修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:欧阳修曾到一家新开张的小饭馆吃饭,结账时,店家特意询问饭菜的味道如何。欧阳修用猜谜和谐音的手法作了一首打油诗来回应:“大雨哗哗飘湿墙,诸葛无计找张良,关公跑了赤兔马,刘备抡刀上战场。”第一句的谜底为“无檐”,谐音“无盐”;第二句谜底为“无算”,谐音“无蒜”;第三句意为“无疆”,即无姜;第四句意为“无将”,即无酱。风趣、幽默之中,尽显典型的处世智慧。

闲话

古代教师从业也得通过考试

在西汉以前,教师多是推荐,并不需要从业考试。但到东汉时期,中国出现了教师“资格考试”——要想成为太学博士,得通过太常主持的考试(有点类似今天教育部主持的考试)。当时,经学名流才有任职资格,而且,对教师个人的教学经历和年龄都有相应的规定,要求曾教过学生50名以上,年龄不小于50岁。

隋唐时期,中国形成了完备的官学制度。官学,相当于今天的公办学校,既有小学,也有大学;既有综合性学校,也有专科学校。当然,教学管理和要求也更规范更严格了,对教师从业资格和教学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核办法。

唐代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在内的学官,同其他官员一样,均要定期“考课”,一般每年一小考,三至五年一大考。考核内容分业务、品德及教学效果等,考核结果分为九等。其中,授课数量是考核定级的重要标准之一。此即《登科记考》中所说的:“诸博士、助教,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。”

古代教师称谓很多,继秦汉出现“博士”后,到宋代教师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“教授”。石介、孙复、胡瑗等宋代一批著名学者都曾被聘为太学教授。

宋熙宁八年,实施的“教官试”制度,大概是中国教育史上最难通过的教育主管和教师资格考试。《文献通考·学校七》称,由于考试过严,元丰元年,全国州、县的教授“只五十三员”,“盖重师儒之官,不肯轻授滥设故也”。

来源:《青海日报》



辨析

急急「如律令」有多急

□ 邵希炜

1990年,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一枚“迎天马简”。简文内容是,朝廷派专人前往敦煌迎天马。出长安后,从右扶风往西直到敦煌,沿途驿站传舍都要按规定招待,并提供车马食宿。简文中的“如律令”三个字格外醒目。

在汉代,“律令”是法律的基本表现形式。“如律令”就是按照法令执行的意思,这也是汉代公文结尾的常用格式。随着在日常文书中的使用,急急“如律令”这句话逐渐衍生出“催促执行”的意思。

为什么迎天马这件事要急急“如律令”?汉武帝太初四年(公元前101年),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,大宛承诺向西汉王朝“岁献天马二匹”。20多年后的元平元年(公元前74年),御史大夫田广明下发了一封朝廷使者的传信,要求沿途“如律令”一样迎接“天马”,可见汉朝对“迎天马”一事的高度重视。

说到急急“如律令”,就不得不提悬泉置。作为汉代建立在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驿置机关,悬泉置每天承担着传递各类邮件与信息,迎送过往使者、官吏、公务人员及外国宾客等职责。

帝王之死为何叫“驾崩”

释义

在中国古代,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,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,因而皇帝之死等级也是最高的,称为“崩”或“驾崩”。崩,是一个形声兼会意字,从山,朋声。《说文》:“崩,山坏也。”“崩”字上面的“山”,表明“崩”是因山体运动而发生的一种变化,本义为“山崩裂倒塌”。由于古代认为帝王的死对于社稷来说就像大山倒塌了一样,所以从周代开始,帝王之死就被称为“崩”。

“崩”又称“驾崩”,典出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中的规定:“天子出,有大驾,有法驾,有小驾。”所谓“大驾”就是古代皇帝的车驾。皇帝出行,仪仗队之规模最大者称为大驾,在法驾、小驾之上。故古代皇帝出征被称为御驾亲征,皇帝之死也就成了“驾崩”。

“薨”字虽然也是死的代称,但从《礼记》的规定来看,“薨”字是用来称诸侯之死的。

来源:《北京晚报》

轶事

陆宗达的“案头功”

□ 王剑

所谓“案头功”,训诂学大家陆宗达这样解释:第一是“坐功”,坐得住,坐得实,坐得久,心无旁骛;第二是“翻阅功”,阅古籍,查资料,翻辞书,比较对照,考证核实,不厌其烦;第三是“刨根问底功”,什么疑问都要思考再思考,探究再探究,要求得一个准确合理的答案。这三“功”,就是做学问不可缺少的基本功。

陆宗达“案头功”的炼成,得益于他的恩师黄侃。1926年,陆宗达经好友吴承仕引荐,拜于黄侃门下。初见时,黄侃并未多言,

只取没有标点的段玉裁《说文解字》注一册,命陆宗达点断。陆宗达携书归家,最初以为容易,未料一字之断,常需稽考数家注疏。全书圈点完成时,书边都翻得卷曲起毛了。捧书复命,黄侃又取新书,命他重新断如前。三个月之中,陆宗达昼抄夜诵,目翳手颤,直把一部《说文解字》翻得书脊破裂、页脚糜烂。黄侃扫了一眼,又交给陆宗达一卷新书。三度点断,陆宗达最终以枯槁之功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基础。黄侃抚卷而笑:“此后治学,你就不必再

翻此书了。”

有一年,陆宗达为了完成一部书稿,他定下的案头作息就像月隐日显那样规律、那样刻板:凌晨3点左右起床,整日坐在椅子上,埋头写作,不到吃饭睡觉,绝不休息。有时甚至打破多年的饭后即睡的习惯,饭后仍然要写作一段时间。

陆宗达的“案头功”结出了累累硕果。《说文解字》同源字新证》被视作20世纪《说文解字》研究的重要成果,而《说文解字通论》更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读本。